第十三回 蘧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

话说娄府两公子将五百两银子送了侠客，与他报谢恩人，把革囊人头放在家里。两公子虽系相府，不怕有意外之事，但血淋淋一个人头丢在内房阶下，未免有些焦心。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“张铁臂，他做侠客的人，断不肯失信于我，我们却不可做俗人。我们竟办几席酒，把几位知己朋友都请到了，等他来时开了革囊，果然用药化为水，也是不容易看见之事。我们就同诸友做一个‘人头会’齐评：真是奇谈。天一评：「人头会」三字亦不雅。黄评：人头会却新，猪头会则俗矣。有何不可？”三公子听了，到天明，吩咐办下酒席，把牛布衣、陈和甫、蘧公孙都请到；家里住的三个客是不消说。只说小饮，且不必言其所以然黄评：亏得不说。直待张铁臂来时，施行出来，好让众位都吃一齐评：更作奇想。。众客到齐，彼此说些闲话。等了三四个时辰，不见来，直等到日中，还不见来；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：“这事就有些古怪了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想他在别处又有耽搁了。他革囊现在我家，断无不来之理。天二评：与钥匙在我身边同意。黄评：正因革囊在你家，所以不来。看看等到下晚，总不来了。厨下酒席已齐，只得请众客上坐。这日天气甚暖，两公子心里焦躁：“此人若竟不来，这人头却往何处发放？”直到天晚，革囊臭了出来，家里太太闻见，不放心，打发人出来请两位老爷去看。二位老爷没奈何，才硬着胆开了革囊，一看，那里是甚么人头，只有六七斤一个猪头在里面齐评：好贵猪头，卖五百两银子。天二评：也值五六百文。我疑杀的是猪八戒。石史评：来一猪头，去一铁臂，便宜得狠哩。黄评：五百两买个臭猪头，革囊白送。两公子面面相觑，不则一声，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与家人们去吃天二评：家人们倒做了一个臭猪头会。两公子悄悄相商，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黄评：家下人岂止一人。仍旧出来陪客饮酒。心里正在纳闷，看门的人进来禀道：“乌程县有个差人，持了县里老爷的帖，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黄评：没兴一齐来。有话面禀。天二评：恐怕人头事发作邪。三公子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有甚么话说？”留四公子陪着客，自己走到厅上，传他们进来。那差人进来磕了头，说道：“本官老爷请安。”随呈上一张票子和一角关文[[1]](#footnote-1)。三公子叫取烛来看，见那关文上写着：

萧山县正堂吴。为地棍奸拐事：案据兰若庵僧慧远，具控伊徒尼僧心远，被地棍权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天二评：逃走了尼姑却要和尚来出首。董潮《东皋杂钞》云：澄江是镜，字仲明，托名讲学，一时大老交章荐之，近为胞弟告发其三十余款，多有不法事。常郡侯宋，讳楚望，深恶之，毁其庐造书院。奸拐案盖即三十余款之一也。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先，已自潜迹逃往贵治，为此移关，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，遣役协同来差访该犯潜踪何处，擒获解还敝县，以便审理究治。望速！望速！

看过，差人禀道：“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爷，知道这人在府内，因老爷这里不知他这些事，所以留他。而今求老爷把他交与小的，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外伺候，交与他带去，休使他知觉逃走了，不好回文。”三公子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在外面候着。”差人应诺出去了，在门房里坐着。

三公子满心惭愧，叫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。二位一齐来到，看了关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，四公子也觉不好意思。杨执中道：“三先生、四先生，自古道：‘蜂虿入怀，解衣去赶。’他既弄出这样事来，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天二评：此是「管乐经纶，程朱学问」。如今我去向他说黄评：曾说他是高人来。把他交与差人，等他自己料理去。”两公子没奈何。杨执中走进书房席上，一五一十说了黄评：又不呆。权勿用红着脸道：“真是真，假是假！我就同他去，怕甚么！天二评：怕你不同他去。两公子走进来，不肯改常，说了些不平的话；又奉了两杯别酒，取出两封银子送作盘程。两公子送出大门，叫仆人替他拿了行李，打躬而别。那两个差人见他出了娄府，两公子已经进府，就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天二评：来时一条链子，去时一条链子，想是贯索星进命。黄评：来时便被街道厅一链子锁了，去时亦然，不意贯索犯了少微。一笑。

两公子因这两番事后，觉得意兴稍减齐评：奇人奇事岂能旦夕遇之哉。吩咐看门的：“但有生人相访，且回他到京去了。”自此，闭门整理家务。不多几日，蘧公孙来辞，说蘧太守有病，要回嘉兴去侍疾。两公子听见，便同公孙去候姑丈，及到嘉兴，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，看来是个不起之病。公孙传着太守之命，托两公子替他接了鲁小姐回家。两公子写信来家，打发婢子去说，鲁夫人不肯。小姐明于大义，和母亲说了，要去侍疾天二评：此熟精八股之功。此时采已嫁人去了，只有双红一个丫头做了赠嫁天二评：脱卸起下。叫两只大船，全副妆奁都搬在船上。来嘉兴，太守已去世了，公孙承重[[2]](#footnote-2)。鲁小姐上侍孀姑，下理家政，井井有条，亲戚无不称羡黄评：勿谓时文朋友无能。娄府两公子候治丧已过，也回湖州去了。

公孙居丧三载，因看见两个表叔半世豪举，落得一场扫兴，因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，诗话也不刷印送人了黄评：公子好客，公孙好名，一旦冰消，令阅者亦为扫兴。服阕之后，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，已有四岁了天二评：补笔。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《四书》，读文章。公孙也在傍指点。却也心里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天一评：未必如此，只是作者要卸到马二先生耳。天二评：何不拜从令政夫人，却舍近图远？只是一个好名之心耳。黄评：渐引到马纯上。无奈嘉兴的朋友都知道公孙是个做诗的名士，不来亲近他，公孙觉得没黄评：由此逼出马纯上。。那日打从街上走过，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，上写道：

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。凡有同门录[[3]](#footnote-3)及朱卷赐顾者，幸认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。

公孙心里想道：“这原来是个选家，何不来拜他一拜？……天二评：到底只是好名。急到家换了衣服，写个“同学教弟”的帖子，来到书坊，问道：“这里是马先生下处？”店里人道：“马先生在楼上。”因喊一声道：“马二先生，有客来拜。”楼上应道：“来了。天二评：如闻其声。于是走下楼来。公孙看那马二先生时，身长八尺，形容甚伟，头带方巾，身穿蓝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面皮深黑，不多几根胡子。相见作揖让坐天二评：如见其人。马二先生看了帖子，说道：“尊名向在诗上见过黄评：马二先生也看诗。久仰久仰！”公孙道：“先生来操选政，乃文章山斗[[4]](#footnote-4)，小弟仰慕，晋谒已迟。”店里捧出茶来吃了，公孙又道：“先生便是处州学，想是高补过的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小弟补廪二十四年，蒙历任宗师的青目[[5]](#footnote-5)，共考过六七个案首，只是科场不利，不胜惭愧！黄评：是老秀才，非老名士。公孙道：“遇合有时，下科一定是抡元[[6]](#footnote-6)无疑的了。”说了一会，公孙告别。马二先生问明了住处，明日就来回拜。公孙回家向鲁小姐说：“马二先生明日来拜。他是个举业当行，要备个饭留他。”小姐欣然备下天二评：鲁小姐闻之，喜可知也。黄评：自是“欣然”，惜不能尊酒论文耳。

次早，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，写了回帖，来到蘧府。公孙迎接进来，说道：“我两人神交已久，不比泛常。今蒙赐顾，宽坐一坐，小弟备个家常饭，休嫌轻慢。”马二先生听罢欣然天二评：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黄评：小姐因举业“欣然”，马二先生因吃饭“欣然”，各有“欣然”之处，无非为肉食也。公孙问道：“尊选程墨，是那一种文章为主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文章总以理法为主，任他风气变，理法总是不变齐评：这一席话却是正论不磨。天二评：鲁小姐闻之，当亦以为然。所以本朝洪、永是一变，成、宏又是一变[[7]](#footnote-7)，细看来，理法总是一般。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，尤不可带词赋气；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，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，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。齐评：正与蘧公孙对病发药。天二评：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。黄评：所以不喜杂览。公孙道：“这是做文章了；请问批文章是怎样个道理？天二评：看他丢过做文章而问批文章，总是好名骛外病根。马二先生道：“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。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，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，被那些后生们看见，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，便要坏了心术黄评：何至于此？此其所以为马二先生耳。古人说得好：作文之心如人目，凡人目中，尘土屑固不可有，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齐评：妙喻。所以小弟批文章，总是采取《语类》、《或问》[[8]](#footnote-8)上的精语。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，不肯苟且下笔齐评：视后文匡超人之率尔操觚，正是用意判若天渊。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，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，才为有益。将来拙选告成，送来细细请教。”说着，里面捧出饭来，果是家常肴馔：一碗炖鸭，一碗煮鸡，一尾鱼，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。马二先生食量颇高，举起箸来向公孙道：“你我知己相逢，不做客套，这鱼且不必动，倒是肉好！天二评：鄙意亦以为然。当下吃了四碗饭，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黄评：实做肉食，笑倒。里面听见，又添出一碗来；连汤都吃完了，抬开桌子，啜茗清谈。

马二先生问道：“先生名门，又这般大才，久已该高发了，因甚困守在此？”公孙道：“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，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，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你这就差了。举业二字，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齐评：可作「举业论」读。石史评：畏友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，那时用‘言扬行举’[[9]](#footnote-9)做官，故孔子只讲得个‘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’，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天二评：原来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孔子不过讲讲而已。黄评：孔子也做举业，是是。讲到战国时，以游说做官，所以孟子历说齐梁，这便是孟子的举业黄评：孟子亦有举业，是是。到汉朝用‘贤良方正’开科，所以公孙弘、董仲舒举贤良方正，这便是汉人的举业。到唐朝用诗赋取士，他们若讲孔孟的话，就没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，这便是唐人的举业黄评：原来总为做官，是是。到宋朝又好了，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，所以程、朱就讲理学，这便是宋人的举业。到本朝用文章取士，这是极好的法则。就是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、做举业，断不讲那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的话。何也？就日日讲究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，那个给你官做天二评：何以要做举业？求科第耳。何以要求科第？要做官耳。儒者之能事毕矣。黄评：愈说愈有理，是极是极。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”一席话，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。又留他吃了晚饭，结为性命之交，相别而去。自此，日日往来。

那日在文海楼，彼此会着，看见刻的墨卷目录摆在桌上，上写着“历科墨卷持运”，下面一行刻着“处州马静纯上氏评选”。蘧公孙笑着向他说道：“请教先生，不知尊选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个名字黄评：仍是刻诗话心思，名心未退。与先生同选，以附骥尾？齐评：。马二先生正色道：“这个是有个道理的。站封面[[10]](#footnote-10)亦非容易之事黄评：谓之站封面，新奇。就是小弟，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，有些虚名天二评：先生之所以不能站者，固无此几十年考校之虚名也。所以他们来请。难道先生这样大名还站不得封面？只是你我两个，只可独站，不可合站，其中有个缘故。”蘧公孙道：“是何缘故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事不过是名利二者。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，自认做趋利。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，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，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？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，小弟这数十年虚名，岂不都是假的了？还有个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计，先生自想，也是这样算计。天二评：不解先生话噤。说着，坊里捧出先生的饭来，一碗熝青菜，两个小菜碟。马二先生道：“这没菜的饭，不好留先生用，奈何？”蘧公孙道：“这个何妨？但我晓得长兄先生也是吃不惯素饭的，我这里带的有银子。”忙取出一块来，叫店主人家的二汉买了一碗熟肉来。

两人同吃了，公孙别黄评：可谓吃肉至交。。在家里，每晚同鲁小姐课子到三四更鼓，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，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，倒先打发公孙到书房里去睡。双红这小丫头在傍递茶递水，极其小心天二评：鲁小姐只管儿子的功课，不及丈夫的功课了。却不防小鬼头春心动。他会念诗，常拿些诗来求讲，公孙也略替他讲讲；因心里喜他殷勤黄评：未必专喜他殷勤，却写的浑。就把收的王观察的个旧枕箱把与他盛花儿针线；又无意中把遇见王观察这一件事向他说了天二评：与他枕箱罢了，何以把王观察事说与他？盖爱之极也。不想宦成这奴才小时同他有约天二评：此事已逗于十二回中矣。当鲁编修在京未带家眷，鲁小姐贴身爱婢而与外人有约，家法如何？黄评：前已有伏笔。竟大胆走到嘉兴，把这丫头拐了去。公孙知道，大怒黄评：大怒，可知所喜不仅“殷勤”。报了秀水县，出批文拿了回来。两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天二评：何以两口同押差人家？此事自当告之二娄呼问晋爵；而不之及者，疑二娄已挈晋爵入都矣。然殊欠交代。央人来求公孙，情愿出几十两银子与公孙做丫头的身价，求赏与他做老婆。公孙断然不依黄评：断然不依，又可知。差人要带着宦成回官，少不得打一顿板子，把丫头断了回来，一回两回诈他的银子。宦成的银子使完，衣服都当尽了。那晚在差人家，两口子商议，要把这个旧枕箱拿出去卖几十个钱来买饭吃。双红是个丫头家，不知人事，向宦成说道：“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爷的，想是值的银子多，几十个钱卖了，岂不可惜？黄评：逼真丫头见识。宦成问：“是蘧老爷的？是鲁老爷的？”丫头道：“都不是。说这官比蘧太爷的官大多着哩。我也是听见姑爷说，这是一位王太爷，就接蘧太爷南昌的任，后来这位王太爷做了不知多大的官，就和宁王相与黄评：妙在“相与”。宁王日夜要想杀皇帝，皇帝先把宁王杀了，又要杀这王太爷。王太爷走到浙江来，不知怎的，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，王太爷不敢带在身边走，恐怕搜出来，就交与姑爷齐评：活象丫头口气，作者如何描写到此。天二评：说得糊糊涂涂，绝可笑，宛然妇女之言。姑爷放在家里闲着，借与我盛些花，不晓的我带了出来。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，不知是值多少钱，你不见箱子里还有王太爷写的字在上？天二评：说来似是似不是，逼真丫头口气。然而蘧公孙平日之爱此丫头意在言外。黄评：因为有王太爷写的字，所以可贵。宦成道：“皇帝也未必是要他这个箱子，必有别的缘故。这箱子能值几文黄评：又是奴仆见识。”那差人一脚把门踢开，走进来骂道：“你这倒运鬼！放着这样大财不发，还在这里受瘟罪！”宦成道：“老爷，我有甚么财发？”差人道：“你这痴孩子！我要传授了，便宜你的狠哩！老婆白白送你，还可以发得几百银子财，你须要大大的请我，将来银子同我平分，我才和你说。黄评：又逼真差人见识。宦成道：“只要有银子。平分是罢了，请是请不起的，除非明日卖了枕箱子请老爷。”差人道：“卖箱子？还了得！就没戏唱了！你没有钱我借钱给你。不但今日晚里的酒钱，从明日起，要用同我商量。我替你设法了来，总要加倍还我。”又道：“我竟在里面扣除，怕你拗到那里去！”差人即时拿出二百文，买酒买肉，同宦成两口子吃，算是借与宦成的，记一笔帐在那里。吃着，宦成问道：“老爹说我有甚么财发？”差人道：“今日且吃酒，明日再说。”当夜猜三划五，吃了半夜，把二百文都吃完了。

宦成这奴才吃了个尽醉，两口子睡到日中还不起来。差人已是清晨出门去了，寻了一个老练的差人商议，告诉他如此这般：“事还是竟弄破了好；还是‘开弓不放箭’，大家弄几个钱有益？”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：“这个事都讲破黄评：凡用句读总妙，如闻其声。破了还有个大风？如今只是闷着同他讲，不怕他不拿出钱来。还亏你当了这几十年的门户，利害也不晓得！遇着这样事还要讲破黄评：更妙。破你娘的头！齐评：爽若哀梨。天二评：逼真老练。骂的这差人又羞又喜，慌跑回来，见宦成还不曾起来，说道：“好快活！这一会像两个狗恋着。快起来和你说话！”宦成慌忙起来，出了房门。差人道：“和你到外边去说话——”两人拉着手，到街上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。差人道：“你这呆孩子，只晓得吃酒吃饭，要同女人睡觉！放着这样一注大财不会发，岂不是‘如入宝山空手回’？”宦成道：“老爹指教便是。”差人道：“我指点你，你却不要‘过了庙不下雨’。”说着，一个人在门首过，叫了差人一声“老爹”，走过去了天二评：作者善于断字诀。行文最忌平直故也。差人见那人出神，叫宦成坐着，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。只听得那人口里抱怨道：“白白给他打了一顿，却是没有伤，喊不得冤；待要自己做出伤来，官府又会验的出。”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块砖头，凶神的走上去把头一打，打了一个大洞，那鲜血直流出来。那人吓了一跳，问差人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差人道：“你方才说没有伤，这不是伤么？又不是自己弄出来的，不怕老爷会验，还不快去喊冤哩！齐评：世之以无为有，以曲作直者，大率如是。黄评：写出人心险诈至此。那人倒着实感激，谢了他，把那血用手一抹，涂成一个血脸，往县前喊冤去了。

宦成站在茶室门口望，听见这些话，又学了一个乖。差人回来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昨晚听见你当家的说，枕箱是那王太爷的。王太爷降了宁王，又逃走了，是个钦犯，这箱子便是个钦赃。他家里交结钦犯，藏着钦赃，若还首出来，就是杀头充军的罪，他还敢怎样你！”宦成听了他这一席话，如梦方醒，说道：“老爹，我而今就写呈去首。”差人道：“呆兄弟黄评：此时又说他呆。这又没主意了。你首了，就把他一家杀个精光，与你也无益，弄不着他一个钱，况你又同他无仇。如今只消串出个人来吓他一吓，吓出几百两银子来，把丫头白白送你做老婆，不要身价，这事就罢了。”宦成道：“多谢老爹费心。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。”差人道：“你且莫慌。”当下还了茶钱，同走出来。差人嘱付道：“这话，到家在丫头跟前不可露出一字。”宦成应诺了。从此，差人借了银子，宦成大酒大肉，且落得快活。

蘧公孙催着回官，差人只腾挪着混他，今日就说明日，明日就说后日，后日又说再迟三五日。公孙急了，要写呈子告差人，差人向宦成道：“这事却要动手了！”因问：“蘧小相平日可有一个相厚的人？齐评：此差人亦�H有才。天二评：要紧。宦成道：“这却不知道。”回去问丫头，丫头道：“他在湖州相与的人多，这里却不曾见，我只听得有个书店里姓马的来往了几次。”宦成将这话告诉差人。差人道：“这就容易了。”便去寻代书[[11]](#footnote-11)写下一张出首叛逆的呈子，带在身边，到大街上一路书店问去。问到文海楼，一直进去请马先生说话，马二先生见是县里人，不知何事，只得邀他上楼坐下。差人道：“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儿相与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是我极好的弟兄黄评：正要你“极好”。头翁，你问他怎的？”差人两边一望道：“这里没有外人么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没有。”把座子移近跟前，拿出这张呈子来与马二先生看，道：“他家竟有这件事。我们公门里好修行，所以通个信给他，早为料理，怎肯坏这个良心？天二评：难得好人!。马二先生看完，面如土色黄评：不肯杀人，果是有良心。而马二先生“面如土色”，诚不愧为马二先生。又问了备细石史评：长者。向差人道：“这事断断破不得。既承头翁好心，千万将呈子捺下。他却不在家，到坟上修理去了，等他来时商议。”差人道：“他今日就要递。这是犯关节的事，谁人敢捺？”马二先生慌了道：“这个如何了得！齐评：马二先生又有血性，又有担当，此种朋友实不多得。差人道：“先生，你一个‘子曰行’[[12]](#footnote-12)的人，怎这样没主意黄评：子曰行的人才没有主意。自古‘钱到公事办，火到猪头烂。’只要破些银子，把这枕箱买了回来，这事便罢了。”马二先生拍手道：“好主意！黄评：写出书呆子。当下锁了楼门，同差人到酒店里，马二先生做东，大盘大碗请差人吃着，商议此事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通都大邑，来了几位选家；僻壤穷乡，出了一尊名士黄评：名士而曰“一尊”，善戏谑兮。毕竟差人要多少银子赎这枕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齐评】 　　 马二先生论举业，真是金科玉律，语语正当的切，足为用功人座右铭。其评选亦必足为后学津梁，岂若信口乱道、信手乱涂者哉！枕箱之事，出于意外，非必公孙之疏忽，特藉以表马二先生之古道热肠耳。

1. 关文——官厅相互间用以提人吊赃的平行文书。又叫“关提”（第四十五回）。下文“移关”，义同，“移”也是平行文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承重——祖父母死时，父已先死，或曾祖父母死时，祖、父已先死，代父或代祖尽封建礼制中长子的责任，名为“承重”。承重的条件和资格，有种种规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同门录——就是乡、会试同学录。除记载本科考官和同门诸生的姓名外，并附载几篇入选的文章，所以编辑八股文集的书坊也要征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山斗——比喻其人的名望有如山中的泰山、星中的北斗，即大名家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青目——晋人阮籍遇到惬意的人，就正眼相看，露出眼球正面的青色。后人就用青眼比喻对人优礼。青目，意同青眼。第二十三回，董知县对向知县说“青目一二”，则含有请照顾牛浦一些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抡元——“抡”是选择的意思，“抡元”是说被选作第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洪、永是一变，成、宏又是一变——八股文家的说法，认为明太祖（洪武）、明成祖（永乐）时的八股文风气，是趋向简朴的，明宪宗（成化）、明孝宗（弘治）时的风气，就一变而为趋向繁复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《语类》、《或问》——指黎靖德编的《朱子语类》和朱熹作的《四书或问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“言扬行举”——这是从《礼记》上“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：或以德进，或以事举，或以言扬”几句话中引用的，意思是取贤才要从他的德行和声名中选择，并不是三代和周朝实有这种“言扬行举”的取士制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站封面——名字刻在书的封面上，即署名为编辑人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代书——经过官厅考取，专以代人撰写诉讼呈状并代官厅出售状纸为职业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“子曰行”——“子曰”是从前最普通的课本《论语》上的常见语，“子曰行”指教书行业，用这个词语称人时，含有嘲笑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